



漫画 侯婕

网络歌曲

取悦了谁又恶心了谁

红遍大街小巷的网络歌曲突遭“当头棒喝”。徐沛东、阎肃等在京著名歌曲作家、歌唱家联名签署倡议书：“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倡导网络音乐健康发展”。据悉，签名人数现已达50多位。不过，连日来，来自社会各界的反对声音也明显增加：凭什么给网络歌曲扣上“恶俗”的帽子？谁又有权定义究竟什么是“恶俗”？昨天，杨臣刚、汤潮、香香等几位被点名的网络歌手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予以公开反驳。



市场反应

“下里巴人”也有人喜欢

在新浪的网络论坛上，河南南阳的一位网友呼吁，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都有自己的市场。不要看低老百姓的欣赏水平和分辨能力。音乐家们没有必要急吼吼地跳出来，根据自己的好恶除之而后快。

老百姓有自己的判断力

南京新街口羊皮巷一家小店，戴着黑框眼镜、涂着浅色唇彩的赵小姐进店就问：“《香水有毒》有没有？”她一边拿起柜台上的CD查看，一边问老板。《香水有毒》就是这次被指“恶俗”的网络歌曲中的一首，其罪魁祸首是歌词中的那句“擦掉一切陪你睡”。

听说这首歌被批评为恶俗，赵小姐笑了：“有什么恶俗的呢？大俗也是大雅嘛。听音乐其实跟吃饭一样，鲍鱼吃多了，也会觉得没有味道，反倒不如馒头好吃。你说它恶俗，有些人还觉得那些歌词唱到他们心里去了呢。”赵小姐表示，网络歌曲中也有她不喜欢的，比如“老婆老婆我爱你”等。“不过，谁也不会买自己讨厌的歌回去听的。”

店老板介绍说，像《香水有毒》《老鼠爱大米》《那一夜》等网络歌曲，都已经属于“老歌”了。“这些歌曲流行的时候，卖得

很火的，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卖50多张碟。”

“热门彩铃”大多是网歌

《月亮之上》也是一首网络歌曲，不过，现在的网络歌手已经开始大胆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与那些天王巨星们争夺着在歌曲排行榜上的名次。

在江苏移动的彩铃网站上，有一个关于彩铃订购的总排行榜，人气指数排名前10位的彩铃中，除了周杰伦的《迷迭香》和潘玮柏的《不得不爱》以外，全都是网络歌曲，包括庞龙的《两只蝴蝶》、王强的《不想让你哭》等。

被指“恶俗”的《香水有毒》排名第16位，人气指数为248240人次……而各种音乐、彩铃网站的排行榜中，《嘻唰唰》《不怕不怕》《老公老婆我爱你》《狼爱上羊》等“恶俗”歌曲几乎是热门歌曲栏目的必备之选，用来供网民下载，这些歌曲的右上角大都标注了闪动的“hot”（热）字样，证明着它们受欢迎的程度。

专家观点

雅和俗从来不是一成不变

有专家认为，网络音乐人有点像超女，倡导的就是想唱就唱，他们实际上是向以往的专业霸权提出了挑战。不管俗也好、雅也好，这场纷争的背后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网络必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音乐传播的主渠道之一，对于它存在的一些低俗现象，应加以适当引导。

网络歌曲有点像超女

江苏文化产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李向民告诉记者，历史上关于雅和俗的界定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昆曲以前被认为是民间的俗文化，不入流的，但它流行了这么多年，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而那时的宫廷雅乐如今却早已听不到了！可见雅和俗从来不可以绝对地划分！30年前、20年前，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而现在被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比比皆是！”

李向民认为，网络歌曲是音乐创作的进步，而不是倒退。“网络音乐人有点像超女，倡导的就是想唱就唱，他们实际上是向以往的专业霸权提出了挑战，少数专家不高兴是正常的，因为危及到了他们的创作垄断。你可以不喜欢，甚至讨厌，但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封杀！”

你越声讨它越走红！

“网络歌曲啊，你千万别去声讨它，更别去搞什么运动，因为有些东西你越声讨它就越走红！”江苏省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办公室郭进成主任对于网络歌曲有他的一套独到见解。

郭进成认为，网络歌曲其实是利用一些语言技巧，将粗俗的市井语言编入歌曲中，让人觉得很有趣、很“好玩”，从而达到了广泛传播的目的。“网络歌曲有点像麻将一样，它给大家的业余生活添了‘乐子’，它满足了一定阶层人群的生活需要，因此不可能一棍子打死。”郭进成说：“对于网络歌曲不能用一味抵制的手段，这样反而会

适得其反，你越抵制它反而传播得越厉害，这就好比小孩的逆反心理，你老说它恶俗，说要抵制，很多人就都来关注它，都来听听它有多恶俗，结果听它的人越来越多，某种程度上讲，抵制实际上更促进了网络歌曲的传播！”

网络歌曲需要“引导”

俗也好、雅也好，这场纷争的背后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网络必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音乐传播的主渠道之一，想“堵”是不可能的。正如业内人士评价的那样，一些网络歌曲之所以能够蹿红，能够热唱，其生命力也就在于它源于生活，贴近生活，有着人间烟火气，而非“高高在上”，这恐怕正是一些以“严肃”“健康”“优秀”自命的“精英”音乐人所值得汲取的。

在中国音协19日的座谈会上，徐沛东指出出现这种恶俗之风的原因，其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香香、庞龙等人的一夜成名刺激了网络歌手。他也表示，明年音协将举办一个网络歌曲大赛，意图则是引导网络歌曲走上正途。

对此，省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进成说，事物既然存在总有它的合理性，网络歌曲不可能因为被声讨而销声匿迹。要真正减少网络歌曲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最根本的还是生产更多的适合老百姓的好音乐，从正面去引导，从而削弱网络歌曲的影响力。

快报记者 史丽君 郑春平 都怡文 见习记者 张淑娟

中国音协

网络歌手

网络歌曲格调低俗

这次风波缘自10月19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在京召开的“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座谈会。会上痛批了以《那一夜》《大连站》《狼爱上羊》等为代表的网络歌曲低俗化现象。与会代表认为，网络歌曲的影响正越来越大，然而近一段时间，有些网络歌曲格调低俗、歌词怪异，甚至以打情色擦边球等做法来哗众取宠，在客观上败坏了社会风气，毒害了青少年心灵，玷污了音乐艺术。

除了创作《亚洲雄风》《爱我中华》等经典歌曲的徐沛东外，阎肃、谷建芬、王付林、王祖皆、金兆钧、李海鹰等著名音乐人也悉数到场。会上还联合倡议音乐家们共同携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自觉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净化网络环境，传播先进文化，努力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形式多样化、内容新颖，为广大青少年爱听、爱唱的优秀网络音乐作品。

被传唱就有存在的价值

面对著名词曲音乐人突如其来的指责，大多数网络歌手都选择了以沉默来回应这场纷争。不过，杨臣刚、汤潮等人对此有着不同的态度，他们表示，希望专家正视网络歌曲。而胡杨林等歌手则公开在博客上加以“反驳”。

汤潮：被大家传唱就有存在的价值

以一首《狼爱上羊》唱红大江南北的汤潮，如今凭借这首歌走穴不断。他的经纪人彦小姐已经听说汤潮被“点名”的事情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口气有点激烈：“对于那些音乐家，我们不想过多回应。但是我认为，评判一首歌恶不恶俗、低不低级，不应该仅听音乐家们的意见。”她表示，《狼爱上羊》已经在大街小巷传唱，就代表有存在的价值。彦小姐反问记者：“你觉得《狼爱上羊》恶俗吗？”“一点也不恶俗啊！”她接着说：“这首歌描述的是一种和谐的爱情，很有创意！没有什么低级可言！”

杨臣刚：他们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杨臣刚可以算是网络歌曲的“始祖”了。当初写《老鼠爱大米》时，他没

想到会这么火爆。后来，连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都邀请杨臣刚，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唱这首歌，就是代表大家对这首歌的充分肯定。极富权威的中国金唱片也将网络歌曲列为评选对象，这同样也是对网络歌曲的一种国家级的肯定。杨臣刚说：“我衷心希望老前辈们手下留情，为网络歌曲留一席之地。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甚至是开历史的倒车，对流行音乐的健康发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当然，对于老前辈们的批评意见，我会虚心接受，并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为流行音乐事业多添一分力！”

香香：刘德华周杰伦都会上网搜歌

因网络歌曲红遍乐坛的歌手香香，虽然逐渐与网络音乐绝缘，但她表示：“说网络音乐是低俗、垃圾的人，是没有真正了解网络音乐实质。”香香说：“老百姓喜欢听并有着广泛传唱率的网络歌曲，即使旋律简单但也绝对不能归于恶俗，最多只能说是比较大众化或者口水化。如今，网络只是音乐的平台，刘德华、周杰伦等大牌明星都会在网络上搜寻适合自己的歌曲呢！”香香表示，老一辈艺术

家也能以旺盛的精力创造出更好的作品，并借助网络这个平台得到大众的感知和认可，让更多的年轻人享受到优秀文化的美感，而不是把精力放到指手画脚，越俎代庖上。

胡杨林：一个“睡”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

《香水有毒》是这次风波中被指色情低俗挨批最多的一首歌曲。歌手胡杨林说：“这几天看到‘流行歌词走向色情低俗’这样的大标题，才知道我的歌又被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批驳了。可是，为什么永远都是把‘陪你睡’三个字拿出来做文章呢？现在早已不是谈‘性’色变的年代，况且《香水有毒》只是描写了一个身在爱情中无法自拔的女人，面对爱人感情的游离无法舍弃而已……李宗盛在其经典歌曲《最近比较烦》中，诙谐煽情地唱道‘我梦见和饭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遍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饭岛爱’是谁？‘蓝色的小药丸’是什么？人家就是敢唱出来，因为这是生活，生活中不只有真善美，歌曲不只是歌颂颂德，反映社会现实的歌曲里必然会有真实的细节。”

什么是“恶俗”？谁有权定义“恶俗”？

甲方：“恶俗”还要定义吗

乙方：李谷一也曾是“恶俗”

在新浪等大型门户网站的论坛中，既有反对的声音，也有大量网友支持抵制“网络恶俗歌曲”。

网友“淋雨的心情”说，音乐家协会缺少的也许只是一个定义，但要下个定义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香水有毒》里的“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擦掉眼泪陪你睡”这样的歌，还用你告诉我它是恶俗歌曲你才肯信吗？有一些歌曲的确打了擦边球，但在艺术上的高下自有定论的。

有网友表示，早就应该对这些歌曲进行抵制了。像什么“擦掉一切陪你

睡”这样的歌词，听了真的让人想吐。有网友还举例说明自己的愤慨，“上个月，我5岁的儿子上幼儿园回来跟我说，妈妈我给你唱歌吧。他勾勾小指，唱道‘你擦干眼泪，陪我睡……’没等儿子唱完。我使劲给了他一个大嘴巴，然后站在那里看着我儿子哭，我也跟着哭，我心疼呀，心疼孩子，心疼教育。”

更有激烈的网友表示，对于低俗歌曲，不仅要抵制，还要消灭。那些扭捏作态、无病呻吟、歌词低俗、曲调乏味的东西应当一扫而光。有的网友认为现在的流行音乐是时候管一管了。

“恶俗与健康，谁来定义，由谁确定？或者，谁有定义和确定的权力？很显然，参加座谈会的人自认为有这个权力。”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邵建质疑中国音协给网络歌曲扣上“恶俗”帽子的做法，并称此是“自说自话地抢占传播先进文化的话语制高点”。

邵建认为，俗就是俗，未必就是恶俗。人本来就处在一个世俗性的世界中，这个世界需要雅，但不能因此排斥俗，更不能因为自己反感，就把对方打成恶俗。一个正常的文化生态，多元比净

化更重要。其实抵制所谓恶俗的最好办法，不是大张挞伐，而是埋头创作。只要你拿出吸引听众的作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1983年，央视第一届春节晚会亮相，李谷一成为春晚正式登台的第一位歌手，一曲《乡恋》给无数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当年这首歌曲曾被称为“黄色歌曲”《妹妹找哥泪花流》也被认作是“流氓歌曲”。但多年过去了，《乡恋》终于被“正名”，被喻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